



詩緝卷之三十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韓奕

音亦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

諸侯

箋曰梁山於韓

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相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干晉乎。疏曰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以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此韓是武王之子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李氏曰此

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受何以爲能錫命乎

韓侯來朝而歸尹吉甫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

傳曰奕奕大也。疏曰梁山韓國所

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

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

望祭則是韓滅之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

倬其道。傳音卓。箋曰倬著明也韓侯受命李

曰非韓魏趙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邢晉應韓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邢音于見僖二十

四年。疏曰謂爲州牧也以其王親命之續戎

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北也

祖考猶汝也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今虔

共爾位。共鄭音恭毛音拱。傳曰朕命不易。曹

曰韓侯能繼其祖考。幹不庭方。正。傳曰以佐戎辟

不庭不來庭也。今日隱十年左傳

云以王命討不庭常武徐方來庭

首章美宣王能錫命韓侯也宣王命韓侯爲州牧是宣王興衰撥亂之事詩人因地起興

音壁

宋經堂

詩經卷三十一

二

以宣王之功配禹也言梁山在韓國之境内
奕奕然高大昔有水患乃大禹甸治之也今
宣王中興有倬然著明之道俾韓侯受命爲
侯伯亦在梁山之傍其功與大禹先後相輝
也有倬其道言周道粲然復興也宣王親自
命之云當繼汝先祖先考之舊職無廢棄我
之命見韓侯先世嘗爲州牧矣親命之者見
宣王丁寧告戒之意若曠瘼其官是廢棄朕
命也今汝能早夜不怠虔固共敬爾之職位

故朕命不復改易言因其先世之舊也有不
來庭之方國汝當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汝
君謂以王命討不庭也。毛氏以爲禹治梁
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
者也其說爲長孔氏釋毛以爲美韓侯復禹
之功以韓侯配禹儼非其倫失毛意矣功莫
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
主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以皇
王維辟以武王之功配禹也信南山言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

之功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今日上奕奕為大此孔脩且張脩長

也。馴傳曰韓侯入覲傳曰覲見也以其介圭毛氏

腹幹肥張也。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

於崧高。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瑞也。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綏毛音綏鄭音

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

綏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

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

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

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

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

鄭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

車僕者負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綏為

之故云綏章。篔簹錯衡篔簹甜之上濁第音弗。

謂有采章也。篔簹錯衡篔簹甜之上濁第音弗。

席之名用席為蔽。傳曰錯衡文。玄袞赤舄昔音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

之功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今日上奕奕為大此孔脩且張脩長

也。馴傳曰韓侯入覲傳曰覲見也以其介圭毛氏

腹幹肥張也。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

於崧高。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瑞也。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綏毛音綏鄭音

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

綏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

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

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

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

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

鄭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

車僕者負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綏為

之故云綏章。篔簹錯衡篔簹甜之上濁第音弗。

謂有采章也。篔簹錯衡篔簹甜之上濁第音弗。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

之功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今日上奕奕為大此孔脩且張脩長

也。馴傳曰韓侯入覲傳曰覲見也以其介圭毛氏

腹幹肥張也。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

於崧高。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瑞也。今日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

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綏毛音綏鄭音

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

綏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

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

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

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

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

鄭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

車僕者負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綏為

之故云綏章。篔簹錯衡篔簹甜之上濁第音弗。

謂有采章也。篔簹錯衡篔簹甜之上濁第音弗。

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鞞鞞者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
機字禮記作磬周禮作禊字異義
同以淺毛之皮為機也較音角
條。條革解見蓼蕭。箋曰金厄以金為小環
往往纏蓋之。疏曰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次章述韓侯入覲受錫予也韓侯在道乘奕
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脩長而且腹幹肥張
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乃以其所執
之大圭入而朝見于王王於是錫賚韓侯以
交龍之旂擇其善者予之建旂之竿其上又
有大綏以為表章又以漆篋為車之蔽第又

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以玄為衣而畫以袞
龍又有赤色之鳥馬則有婁頷之金鉤及馬
曾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
又以去毛之皮鞞施於軾中央之鞞又以虎
皮淺毛機覆其軾又有條皮為轡首之革以
金為小環纏蓋之

韓侯出祖箋曰祖將去而祀較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

於國外畢乃出宿出宿于屠音徒。傳曰顯父

餞之父音甫。箋曰顯父周之公清酒百壺其

殺維何魚鼈鮮魚

魚音庖。魚鼈解見六月。箋曰鮮魚中膾者也。箋曰

新殺謂之鮮魚。其菽維何。菽音速。傳曰菽菜餒則不任為膾。故維筍及蒲。筍字亦作笋。茹之總名對肉殺。故維筍及蒲。箋曰筍竹萌也。云菜殺謂為菹也。

蒲深蒲也。傳曰蒲蒲弱也。菹音弱。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笋。菹是菹有笋有蒲也。天

官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莠大如上。柄正白生。敢之甘脆。鬻而

以苦酒浸之。如其贈維何。箋曰贈送也。王既食笋法鬻煮同。使顯父餞之。又使

送以車馬。疏曰贈者以物送人之名。齊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乘馬

路車。乘去聲。疏曰采薇彼路斯何。大夫亦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

夫亦得。邊豆有且。沮之平。箋侯氏燕胥。箋曰稱路耳。邊豆有且。曰沮多貌。侯氏

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胥者也。今日頌有駟于胥樂兮。

三章述韓侯既覲而還也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祖畢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於百壺其殺饌有以火煮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菽菜有笋與深蒲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車其邊豆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俱來餞送之也

韓侯取妻

取音汾王之甥

汾音焚。箋曰汾王

甥厲王也厲王流于彘

取音

汾王之甥

厲王也厲王流于彘

飛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昔郊公
 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比音毗。解願新語
 曰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
 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
 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敖葬郊者曰郊
 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昔郊
 公黎比公為比非也按左氏傳昔夷無蓋於是
 有黎比公郊公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為稱與
 汾王以地為蹶父之子父音甫。傳曰蹶父卿
 稱不類矣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
 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
 靡國不到則是為王聘使之入故知卿士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邑傳曰里百兩彭彭兩音亮
 彭彭彭音解見出車八鸞鏘鏘不顯其光箋曰不顯顯也
 諸娣從之娣音弟。釋文曰妻之女弟曰娣
 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

衆妾也。箋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
 其貴者。疏曰莊十九年公羊傳云媵者何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
 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
 如雲傳曰祁祁徐靚也如靚音靜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四章述韓侯取妻也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
 迎所娶乃是厲王之外甥是卿士蹶氏父字
 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
 邑里其迎之時有百乘之車彭彭然壯盛每
 車皆有八鸞其聲鏘鏘然而鳴車馬之盛禮
 儀之備豈不顯其有光榮乎其妻出於蹶父

之門諸娣媵妾隨而從之其行祁祁然徐靚
如雲之衆多韓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
爛盈蒲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為去聲姑其

也。傳曰姑蹶父姓莫如韓樂音洛孔樂韓土川澤

訃訃音訃。傳曰魴鱖音序。魴鱖解

甫甫有能有羆音

大也麀鹿嘒嘒音憂。嘒音禦。有能有羆音

斯干有貓有虎音苗。茅二音。傳曰慶既令

居令去聲。箋韓姑燕譽

五章述蹶父相攸也蹶父甚武健嘗為王使

於天下無國不到為其女姑氏相視其所居

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訃

訃然大魴鱖甫甫然大麀鹿嘒嘒然衆又有

熊羆貓虎此四獸能為人患而言之者見有

深山大澤為大國也蹶父既喜慶其有此善

居韓姑則安之而又有顯譽王氏曰韓侯取

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所

早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

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

記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要
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 溥音普。箋。燕師所完 燕王肅平聲

音相。王肅曰燕北燕國。朱氏曰燕召公之

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

此城如召伯管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

楚丘之類也。詩記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

城緣陵城祀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

也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傳曰師衆

以先祖受命 祖武王之先 因時百蠻 箋曰

先祖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

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

失其業今王以先祖韓侯之舊職。疏曰其有貢

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疏曰其有貢

獻往來為之節度也四夷之名南蠻北 王錫韓

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謂蠻也

侯其追其貊 追如字又音堆貊音陌。傳曰追

也為獵狃所逼稍東遷。疏曰稍稍東遷者

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

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

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

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

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奄受北國 傳曰奄

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 奄受北國 傳曰奄

以其伯 箋曰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

畿北面之國當 實墉實壑 傳曰言高其城深其

是并州牧也 實墉實壑 傳曰言高其城深其

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故興滅國

繼絕世。疏曰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

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

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

也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也獻其貔皮貔音皮。釋獸曰貔白狐其子

穀穀呼木反音煇。郭璞曰一名執夷。赤豹黃

虎豹之屬。陸璣曰貔似虎或云似熊。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

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

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

謂各以貴寶也

六章述韓侯總統百蠻也溥大矣韓國之城

其初封之時乃召公為司空以燕國之眾築

完之韓國之城舊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

嘗受王命為一州之伯因其國近蠻使時節

百蠻之貢獻韓侯先祖既如此故今宣王賜

韓侯以追人貊人撫受北方之國因以其先

祖侯伯之事盡與之使復為州牧也中間韓

侯之先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典

滅國繼絕世令築其城墉深其池壑正其田

畝定其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

貊獻其貊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於王而

韓侯總領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疏曰於時

有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

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

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命召公平淮夷陳氏曰

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

地不一徐州在淮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

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不言淮夷

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

鋪敦淮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

理考之曰江漢之辭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

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

徐土非聯接之地矣。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

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

之南北皆

有夷矣

此詩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也

江漢浮浮疏曰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

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地理

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

之境浪音郎。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

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

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

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武

夫滔滔音叨。王氏曰滔滔以其匪安匪遊淮

夷來求疏曰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旗解見匪安匪舒

敵是求唯疏曰左傳宣十二年趙括趙同云率師

淮夷來鋪

平聲。朱氏曰鋪陳也。陳兵以伐之也。今日即常武鋪敦淮潰之鋪。

首章述進兵也興也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

夷由江漢進兵因以起興言江漢合流浮浮

然水滿而流猶士卒滔滔然順流而下其勢

不可禦也即常武如江如漢之意也持重之

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

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夷未

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此行止為淮

夷而來求討其罪耳見餘方已定也既已出

我戎車既已張設我旗非敢安處非敢寬舒
止為淮夷而來陳兵以伐之耳匪安匪遊匪
安匪舒即常武匪紹匪遊之意也

江漢湯湯

音商。釋文曰湯湯流盛也。

武夫洸洸

音光。又音注。傳曰

洸洸武貌。李氏曰

有洸有潰是亦武貌。經營四方

李氏曰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

營淮夷如後世征伐夷狄

告成于王

箋曰克勝則使傳遽

告成於王傳張戀反。疏曰傳遽若今

四方既

平王國庶定

箋曰庶幸也。

時靡有爭王

心載寧

箋曰

言則也。

次章述告成也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興武夫泱泱然武壯召公之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之治也淮夷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告功于王南方既定則四方皆已平矣外寧則內安故王國幸已安定無有叛戾乖爭者向也宣王以天下未安爲憂今則可以安寧矣江漢不言戰事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卽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周興西

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

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滸

音虎沈音許。箋曰滸水涯也。今曰江漢之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也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辟音關

徹我疆土匪疾匪棘

疾音救。箋曰疾病也棘急也

王國來極

箋曰極中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

于疆于理

疆理解見信南山

至于南海

詩記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

言之曰至于南海

三章述平賦也上章告成則淮夷平而四方

無事矣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

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

虎既成功於江漢之滸王因命召虎由此地

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僅定而

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

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

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

中焉耳召公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

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

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來毛如字鄭音賚旬音巡又音荀。傳曰旬徧也。

未巡堂

詩經卷三十一

七

今日曰桑柔其下侯甸傳云陰均也此亦為均又
易豐卦雖旬无咎注旬均也。蘇氏曰宣布也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傳曰

似嗣也。箋曰女無減損曰我小子耳
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
肇敏戎

公肇音兆。詩記曰肇始也。傳曰
敏疾也公事也。箋曰戎猶汝也
用錫爾祉

音耻。釋文。
日祉福也。

四章述褒功錫祉也武功已成疆理已定故

此章美召虎之功而錫命之言向者淮夷之

民獨不霑王化是不均也由淮夷之君壅遏

而不宣也王之命召虎來此南方使甸均之

而無外宣布之而無壅也昔文王武王受天

命之時汝祖康公為翰幹之臣汝召虎無自

謙曰我小子耳今汝之功乃足以繼嗣康公

我用此賜汝以福即下章所陳是也。舊說

以為述康公之功以勉虎如此則與用錫爾

祉及下章意不接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為美

其克紹康公也

釐爾圭瓚釐音離贊才贊反。傳曰釐賜也九

命賜圭瓚。瓚音。疏曰賜汝以圭柄
之玉瓚。解見旱麓。和鬯一卣。和鬯音巨暢卣酉由二音
和鬯釋草曰和黑黍傳

詩經卷三十一

曰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箋曰秬鬯

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疏曰禮有

鬯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使之芬香條鬯毛

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鄭以黑

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

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鬱人掌

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

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非草

名箋說為長。占釋器曰彝占壘器也占中尊

也。釋曰孫炎云尊彝為上壘為下占居中郭

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壘彝之間案禮圖六彝

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壘為下受一

斛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

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占者當祭

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

占賜時未祭故占盛之德之人也朱氏曰先

人而錫之。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又告于文

人而錫之。今日下云于岐周告先王之廟知

文人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也今日此周當指豐

文王也也文王之廟在焉箋以為岐周疏申箋義以為岐周有別廟錢

氏以為為鎬京今皆不從解見崧高王饒于郛自

召祖命曹氏曰虎拜稽首稽音啓。今日舜典

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擗音拜天子萬年

箋曰君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五章述受賜報上之意也今賜汝圭柄之玉

璜副以秬鬯之酒以一占尊盛之乃告于文德之人文王而賜之又賜之以山川又加益以土田令虎往豐邑以受命於文王之廟蓋

自乃祖康公已受此命美其世勲也虎受君恩祝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箋曰對答也休美也。陳氏曰王之休命也。

作

召公考

箋曰作為也。傳曰考成也。

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

問音

矢其文德

傳曰矢施也。

洽此四國

錢氏曰洽

也

六章申報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對揚如傳說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謂答其命揚謂奉揚而行之也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勲於王室

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

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

不敢不勉期為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

於是祝君不徒得萬年之壽願君德明而益

明其善譽垂於無窮惟施其文德以浹洽四

方之國而用武之迹泯矣宣王方以武功褒

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已之功而

納君子德意度遠矣

朱氏曰言武功之不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然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

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解頤新

語曰召穆公之意謂德為可常武不可黷故先

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

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為詞賦者或竊取其義

而後人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

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之意也

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

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

王於是親征之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

基述鄭以為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王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

為王親征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

意召公慮其狃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

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

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今日赫赫威嚴王命卿士卿士解見

南仲大祖大音秦大師皇父父音甫。箋曰南仲

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

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

於是尤顯。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

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帥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帥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

宰周公是也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

首章述命元帥也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大祖言其官則大帥言其人則皇父俾之整齊我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也南仲大祖世將也大師將尊也

六師師眾也著皇父其人賢也此王命所以威嚴光顯有以服眾望而重國勢也又命之以師嚴器備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以惠南方之國淮夷徐戎挺亂南國皆被其禍宣王之師蓋除暴以安民也

王謂尹氏

傳曰尹氏掌命卿士。箋曰天子世大夫也。疏曰即內史也其職云凡

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吉甫為卿而兼內史

伯休父

傳曰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疏曰楚語云重黎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

為名未
能審之
左右陳行音航。箋曰率循也。傳曰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音普。箋曰率循也。傳曰省此徐土此徐

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

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不

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

留不處三事就緒箋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疏曰太宰九職二農生九穀

次章述命副誓師以征淮徐也上命大師為

元帥此命卿為司馬以副之王謂內史尹吉

甫曰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名休父者

為大司馬內史掌策命諸侯孤卿大夫司馬

大師掌其戒令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

時使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其行列戒勅我

師旅曰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

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不久留不停處以患

苦其民使三農之事皆就其業不中輟也徐

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

素今又相挺而起為禍不淺故王親征之也

曹氏曰傳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

赫赫業業

今日赫赫威嚴也業業考有嚴天子

嚴鄭如字

王舒保作

傳曰舒徐也保安

匪紹匪

毛上聲

遊

箋曰紹徐方釋騷也朱氏曰釋連絡也騷擾動也

震驚徐方

箋曰震動也

如雷如霆

解見采芭徐方震驚

三章述親征之先聲也言王師之行赫赫然

威嚴業業然震動者是尊嚴之天子也王乃

舒徐而安行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非紹緩

也非遨遊也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

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

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

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

宣王先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

淮夷而徐方已震驚蓋淮夷服屬於徐舉其

大者言之也

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

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王奮厥武

釋文曰奮揚也

如震如怒進厥虎臣

朱氏曰進鼓而

也

闕如虢虎

闕呼減反虢火交反

今日曰鋪

也

也

闕聲也

釋文曰虢虎怒貌

鋪

也

敦淮濱。鋪平聲敦如字濱音汾。箋曰鋪陳也。

日濱謂匡岸。仍執醜虜。傳曰仍就也。疏曰醜

狀如墳墓。截彼淮浦。朱氏曰截王師之所

四章述征淮也。宣王親征淮浦奮揚其威武

如雷之震如人之怒乃鼓而進其如虎之臣

其聲闐然如虢怒之虎乃陳敦厚之陣於淮

水之濱涯師衆則陣厚也就執其衆虜之降

服者截然整齊於彼淮浦之上是王師之所

處也

王旅嘽嘽。音灘。朱氏曰嘽嘽衆如飛如翰。傳

疾如飛擊如翰。箋曰飛如鳥之飛翰其中豪

俊也。疏曰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

尤疾若鷹。如江如漢。箋曰江漢以喻盛大也。

漢而言如江如漢者以江漢為九州之最大天

下所共知猶邨谷風言涇以渭濁亦非土風也

則喻盛大而不可禦如江如漢則止喻盛大下

言如川之流乃如山之苞。傳曰苞本也。箋曰

也。疏曰靜如川之流也。疏曰動則不可禦

止。縣縣翼翼。李氏曰縣縣不可得而絕翼翼不

可尋翼翼間整而不可亂。陳氏曰縣縣無隙之

日縣縣連屬貌。翼翼考見采薇。不測不克

濯征徐國

傳曰濯大也

五章述移師征徐也上既克淮浦此又進而伐徐王之師旅嘽嘽然衆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繇繇然密不可得而絕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

蘇氏曰猶道也。箋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

徐方既來

箋曰已來告服

徐方既同

疏曰與他國同服於王

天子之功四方

既平徐方來庭

傳曰來王庭也

徐方不回

今日曰回轉也。不回謂既服

而不復叛也

王曰還歸

箋曰振旅也

六章言徐服而天下定也方移師以臨徐方徐方畏懼不戰自服於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致徐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唯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

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晏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不黷武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疏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士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凡伯世稱之不謂與此為一人也。曹氏曰板屬王之末而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箋曰惠愛也孔填不寧真音陳傳曰

填父也。今日曰桑柔倉兄填兮降此大厲傳曰厲惡也邦靡有定土

民其瘵音再。傳曰瘵病也蝨賊蝨疾蝨音牟。蝨賊解

疾是害禾稼之狀靡有夷屆音界。王氏曰夷平也。箋曰

屆極也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傳曰瘳愈也

首章述遭虐政仰天而訴之言天不惠愛我

使我甚久不安矣天命幽王為君是降此大

惡使邦靡有定而為士為民者皆病也小人

為民之害如蝨賊之蟲以蝨疾禾稼無有夷

平屆極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

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覆音福

箋曰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傳曰拘收也彼宜有罪

女覆說之說音稅一音脫哲夫成城傳曰哲知也知音智

○箋曰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哲婦傾城

次章述刑罰無倫也諸侯卿大夫有土田人

民者汝反奪而有之無故黜削之也此當無

罪者汝反拘收之彼當有罪者汝反脫免之

刑罰顛倒如此皆由褒姒亂政也城喻國也

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故曰成
城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故曰
傾城

懿厥哲婦懿如字舊平聲○李氏曰漢谷永舉

為梟為鴟梟音驕鴟音癡○山陰陸氏曰

也鴟也即墓門有鴟萃止也解見墓門○今

日鴟有二為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鴟也惡

聲之鳥者怪鴟也此配梟言之謂怪鴟也○箋

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箋曰長舌維厲之

階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

教匪誨時維婦寺

歐陽氏曰婦人與寺人

三章述婦寺致亂也哲婦信美矣然終為梟

耳為鴟耳褒姒出言不善如梟鴟之惡聲婦

人多言乃為禍亂之階亂非天降乃起於婦

人也幽王無賢人教之誨之唯婦人與寺人

之言是聽也

鞫人伎忒

鞫音菊伎音至忒他得反。箋曰鞫窮也。傳曰伎害也忒變也。譜

始竟背

譜如字竟莊陰反背音倍。箋曰竟猶終也。豈曰不極。陳氏曰極

也伊胡為慝

他得反。箋曰慝惡也。如賈三倍。賈音君

是識

箋曰識知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四章申婦寺之害也婦寺之輩以伎害變化

而窮屈人不可究詰始則譖毀之終則棄背

之其為惡豈曰不極至乎何故為慝惡而不

已也商賈有三倍之利者賤丈夫之所為而

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乃休其蠶

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也

天何以刺

傳曰刺責也何神不富傳曰富舍爾介狄

舍音捨。蘇氏曰介大也

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傳曰

類善也

人之云亡

箋曰奔亡也。今日猶何聞信亡之亡。

邦國殄瘁

五章述災譴之由也。天何為出譴告以責王乎？何為神亦不福王而降災害乎？王不能反躬脩省，將有夷狄之大患，顧舍之不以為忌，而反以我為忌，惡聞忠言也。天降不祥，以譴告王，而王曾不弔愍，無恐懼之心，故不敬謹其威儀，其威儀不善矣。又善人皆逃去，無以輔正之，則國之殄絕，瘁病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蘇氏曰：優，多也。

人之云亡，心之憂

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幾當傳曰：幾，危也。

音機。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六章七章憂亂也。天降禍以為羅網，多於前矣。

感涕檻泉

感，沸音必。弗，檻銜。上濁。○解見采菽。

之維其深矣。心之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藐音莫。○朱氏曰：藐藐，高遠貌。

無不克鞏

傳曰：鞏，固也。

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檻泉從下上出，感涕然其來不竭。喻已之憂

未有已也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之不幸也藐藐高遠之昊天仁愛人君無不克鞏固其命幽王苟能改圖而為善庶幾不辱其祖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己也

瞻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

音邵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也

朱氏曰因

其首章稱旻天卒故謂之召旻以別

小旻而已序云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已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

饑瘖音顛。箋曰國

卒流亡

箋曰卒盡也

我居圉卒荒

國音誥。箋曰國中至邊竟盡空虛

○疏曰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

首章愬亂也呼旻天而愬之曰天之降禍甚

疾暴而威虐矣天厚降喪亡之禍病我以饑

饑民盡流亡我所居國中及邊圉盡荒虛也

天降罪罟

詩記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蝨賊內訌

音紅。傳曰訌

也昏掾靡共

掾音卓共音恭人也昏其官名也

○箋曰昏掾皆奄也

疏曰天官闢人司

傳曰潰潰回通

晨昏以啓閉者

疏曰回通邪僻也

實靖夷我邦今日靖安也

次章及三章言羣小致亂也天降刑罪以羅

網天下故使小人如害禾稼蝨賊之蟲訂潰

於內又昏採奄人皆為不恭潰潰然亂為邪

僻之行者乃使之安靖平夷於我邦任非其

人也

皐皐訛訛皐音羔訛音案不供職訛訛以苟

皐皐曾不知其玷點店二音兢兢業業日危

懼也考孔填不寧填音我位孔貶彼儉反

見雲漢箋曰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皐皐然頑緩而不供職訛訛然以謗毀為事

乃曾不知其為玷缺也天下之人兢兢而戒

謹業業而危恐甚久不安也我王之位甚貶

隊矣言衰微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曹氏曰潰

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棲音西苴音茶傳

我相此邦相去無不潰止箋曰潰

四章言凋瘵也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
 槁無潤澤不潰遂而茂盛如木上棲枯草豈
 復有生理我視此邦無不潰亂矣。今考邶
 谷風有洗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
 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通無不
 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
 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
 亂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句不如時維今之疚句不如茲彼疏

斯稗音敗。箋曰疏麤也謂糲米也胡不自替傳曰

替廢也糲蘭未反。曰稗精米也職兄斯引兄音況。箋曰職主也。傳曰兄茲也。兄解見彘彘

五章言小人宜退也昔時之富不如今時也

今時之病未有如此之甚也本不如此特小

人壞之耳苟小人退而君子進則其病去矣

故言彼小人如疏麤之糲米此君子如精稗

彼小人何為不自廢退以避君子乃職主援

引其黨乎言小人方植黨自固豈肯退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如字。傳曰頻厓也泉之竭矣不云

自中溥斯害矣

箋曰溥猶徧也

職兄斯弘

箋曰弘大也

不裁

我躬

六章申言小人之害也池水由外灌其竭也不云自頻厓之不入乎泉水從中以益其竭也不云自中之不出乎喻內外耗竭也溥徧被害而小人猶主弘大之是豈不裁我身乎亂則爾小人亦受禍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

辟音闕。傳曰闕開

也今也日蹙國百里

蹙音足。傳曰蹙促也

於乎哀哉

音烏呼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七章思召康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昔文王武王受命有臣如召康公曰開辟國土以百里謂歸附日衆也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可哀也已在今之人不尚有老成舊德者乎雖有之而不肯用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一

詩緝卷之三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清廟之什

周頌

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時其作
 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曰雅不言周
 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
 之頌必是獨行爲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魯
 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
 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序稱祀告及朝廟於廟
 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茲不言廟祀而承謀廟
 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蘇氏曰周
 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
 有徒作而不用者也。周頌篇第之先後則不可
 究矣。朱氏曰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周
 頌多不協韻。未詳其說。補傳曰周頌皆一章。

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

禱後世文人獻頌特効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朱氏曰王在新

朝諸侯朝音潮

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曰周公時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踐天子

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

之位朝諸侯也率以祀文王焉歌曰祀文王之樂

於明堂非也於明堂非也

於穆清廟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靜之

廟肅雖顯相也去聲。傳曰肅敬也雖和也相助

助祭。詩記曰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顯相

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

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濟濟多士

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之上

王。詩記曰顯相多士廣言

志對越在天曹氏曰對答也越揚也

駿音峻。疏曰駿疾也詩記大傳不顯不承

亦云駿奔走疾奔走言勸事也朱氏

尊奉也無射於人斯

嗚呼美哉此祀文王清靜之廟也有肅肅其

敬雖雖其和者顯相之人也稱助祀之人曰

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此濟濟

然眾士皆秉持文王之德不忘於心也答揚

詩經卷之三十一

於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鬼神
本無迹對答之則如與之接發揚之則在隱
若顯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無
敢後先也於是贊美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
不奉承於人乎無厭射於人矣疏曰書大傳
說清廟云周
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
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詩記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羅則成王穆穆然
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劉氏曰文王之
德至矣不可得而形容所可
述者特見於多士所秉而已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大音泰。蘇氏曰天
下大平以為文王之

德之致也
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

箋曰命猶道也。程子曰天命即天
道也。又曰言天命之自然者曰天

於穆解見清廟。疏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
暑往則寒來象曰天行健是天道不已止之事

於穆不已於音

也於乎不顯

於乎音

文王之德之純

子思子曰
純亦不已

程子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
假蘇音暇毛音暇溢音逸。蘇氏曰假大也。

我其收之

朱氏曰收受也。今駿惠我文王
音駿

峻。箋曰駿曾孫篤之。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
大也。惠順也。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
孫。傳曰篤厚也。疏曰用意專而隆厚也。
詩記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
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
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
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
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
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
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即天理也於乎美哉
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
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
純則無二無雜矣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

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
已與文德之絕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
邪文王之為天邪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子
發明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其旨深矣文王之德假大而盈溢
於我我當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
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收謂保其業惠
謂體其德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我
既以駿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文王之子孫

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文舞也

象文舞也鄭氏以象舞為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如此則為武舞矣且維清象舞之樂歌舞大武之樂歌大武為武舞故武頌言勝殷遏劉之事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獨象其刺伐

非其義矣。○今考鄭於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為武王之舞謂周頌舞也孔申鄭義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故耳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

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

也曹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削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削者杜預云舜樂

也是象有削韶亦有削說者謂以竿擊人曰削然則執削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

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

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鄭氏以象舞為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

之物也削音朔季札觀樂事見左傳襄二十九年註以象削之削音朔韶削音籥皆當音

朔

維清緝熙句。朱氏曰清清明也。文王之典

傳曰典肇禮音兆因。傳曰肇始也。箋法也。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迄用

有成迄欣之入也。惟周之禎音貞。傳曰禎祥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以王業之興其兆已見也

此詩乃象舞之樂歌述所以名象之意言清

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純一而不雜緝則

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無外三言備舉文

王之聖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

禋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

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

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

也祥者吉之先見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疏曰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

王乃祭於祖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蘇氏曰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

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

補傳曰烈言其功文言其德諸侯有爵為公者舉其爵之尊以寵之。疏

曰辟公諸侯也。今日曰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后王王也君公諸侯也。錫茲祉

福。祉音耻。朱氏曰諸侯錫此祉福。錢氏曰但佐文武定天下也。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王氏曰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朱氏

曰封專利以自封殖靡侈也。維王其崇之。補傳曰維天子之是尊。念茲

戎功。傳曰戎大也。繼序其皇之。朱氏曰皇大也。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李氏抑詩解曰訓效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於乎前王不忘。於乎音烏呼。箋曰前王文王武王。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

侯不盡之意

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

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

戒之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

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

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
永保之矣然相與平定之者爾諸侯之力也
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
爾之國無封殖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當維
王室之是尊也念屏翰之大功其繼序之序
者益思增益而皇天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
也爾歸治其國在用賢脩德而已莫彊乎維
得賢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倣之莫光顯
者脩德也能脩德則百君皆刑法之矣嗚呼

如此則豈唯予寵嘉之實前王所念而不釋
也。說者多以辟公為稱諸侯之祖父念茲
戎功為勉之以念祖父之功今考本紀註徐
廣云武王克殷二年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
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正如謐之言
武王克殷纔六年又周公攝政七年共十餘
年耳烈文作於成王即政之初孟津諸侯固
多存者不應專戒其子孫也

詩記曰於平前
王不忘如其自
唐叔以下實寵嘉之。王氏曰先王之戒諸
侯也其欲兢兢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

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端端恐天下軋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

烈文一章十三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箋曰先王謂大王以下。天保箋曰先公謂后稷至

諸盥音籌又音舟。疏曰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祀禴嘗烝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且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天作高山

傳曰作生也。疏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主也。箋曰高山謂岐山也

大王荒之

大音泰。蘇氏曰荒治也。李氏曰始荒而闢之。今日治荒為荒猶治

亂為闢也今諺言開荒即始闢之意也

彼作矣

箋曰彼彼萬民也民皆築作官室以

為常文王康之

箋曰康安也

彼徂矣

箋曰徂往也曹氏

曰往歸

岐有夷之行

如字王徐並去聲。程子

高山之險阻今為坦途矣。今日夷即皇矣子所謂串夷載路行猶行彼周行謂道路也

孫保之

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

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岐山

本險阻荒僻之地大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不憚遷徙之勞築作而居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矣作謂舊民之樂遷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作也徂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焉往之往也歸往者日衆故岐山昔之險阻今為平夷之路矣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公告神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李氏曰蘇黃門謂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

禮地於方澤據周禮以為說東坡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

昊天有成命

曹氏曰成則不可易二后受之

傳曰二后成文武也

王不敢康

箋曰成此王功夙夜基命宥密

傳曰基始也宥寬也密寧

也。箋曰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於緝熙

於音烏。王氏曰緝績也熙廣

也。李氏曰緝熙當為成王單厥心

單蘇音丹舊音亶蘇氏曰單盡也

肆其

靖之

今日書九發語肆字皆訓故。箋曰靖安也

天所以有不易之成命而文武得以受之者

由其能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憂勤以肇
 基天命在於行寬靜之政而已又嗟歎而言
 為子孫者當緝績而熙廣之大盡其心庶幾
 可以安靖之勿墜宥密之初意也。頌者成
 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神祇祖考
 之意維天之命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
 之我將曰于時保之此所謂緝熙亦成王自
 勉之辭舊說以緝熙為文武味詩之意嗟歎
 而更端言之所謂肆其靖之即于時保之之

意其者期之之辭也非言文武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

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

箋曰將猶奉也傳曰享獻也

維羊維牛

疏曰禮稱郊用特牲

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其配之人自當用太

牢也。詩故曰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於是知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豐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於是知祭帝用羊以父配帝則牲牢不得異食。今考豐謂邦器及軍器成則豐之

維天其右之箋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儀式刑

文王之典箋曰儀則也式象也。傳曰刑法也

德也。今曰累言之曰靖四方陳氏曰靖安也

者謂法之不巳也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

其典曰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

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伊嘏

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文王報音假。箋曰既石饗之疏曰右助而致饗

福文王則必報音假。箋曰既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饗吾之祭矣

我所將奉我所獻享者維羊維牛而已禮之

常也天其右助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天

之所饗不在於物惟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

格天我今儀則式象刑法文王之典日日施

行之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

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其

右之者不敢必之辭也既右之者自必之辭

也然我尤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思所以保

之其敢自恃乎明堂之禮天與文王在焉成

王寫其中心之誠以對越而言之也。典毛於維清傳云法也於此云常也鄭以為常道法者道之所寓其實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巡守音旬狩。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

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曹氏曰諸侯為天子守土其政之得失民之利病不得以周之故天子親自巡省焉巡狩必徧于四嶽每至其方嶽之

下則燔柴升煙以告至若其山川之遠而不可至首則望而祭之書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朱氏曰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即春官鍾師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時邁其邦

傳曰邁行也。箋曰武王

昊天其子

之

詩記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

子可知矣。朱氏曰天其子之與維天其右之語意同也。今日曰昊天其子之與維天其右之語意同

有天下曰天子子實右序有周

箋曰右助也序

之謂使之為王也。實右序有周次序也。曹氏曰序帝王之傳序也。錢氏薄言震之程子曰

曰震動也。傳曰莫不震疊懼也。懷柔百神來也柔

安也。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溥天之下及河喬嶽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傳曰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疏曰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兼四嶽也。允王維后。箋曰允信也。陳氏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箋曰式用也。李氏曰載戢干戈。戢箝之入。也。斂。載橐弓矢。橐音羔。傳曰橐韜也韜音滔也。韜於衣謂我求懿德。箋曰懿美也。肆于時夏。箋曰肆李氏曰時夏中國也。允王保之。巡守王者之禮武王初定天下時出巡行其

邦國天其子之乎設為問辭也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國薄警動之諸侯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嶽之下懷柔羣神望祀河嶽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又應之曰天實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慶罰黜陟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戢斂其干戈橐韜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陳之於中國既定天下而治道

彰著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明昭之也
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右序
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右序有周與
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
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
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
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結上文右
序及明昭之意皆以允言之

特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

箋曰執持也競彊也。李氏曰自強之心執而勿失

無競維烈

傳曰無競競烈業也李氏曰觀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彊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為莫強矣
不顯成康
錢氏曰成王業安陽氏以成康為成王
上帝是皇
傳曰皇美也
自彼成

康奄有四方

傳曰奄同也。釋文曰盡也

斤斤其明

斤音斬

斤斤明察也。李氏曰言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

鍾鼓嗶嗶

音橫徐音

和也磬筦將將

筦音管將音鏘。傳曰將將集也。錢氏曰聲之相應也

降

福穰穰

如羊反。傳曰穰穰衆也

降福簡簡

傳曰簡簡大也

威儀反

反如字。賓之初筵傳曰反反重慎也。

既醉既飽錢氏曰主人受

矣傳曰反復也。福祿來反

能執持自強不息之志者武王也故功烈之

盛天下莫強焉豈不顯乎其成王業而安天

下也上帝用是皇美之自武王成王業安天

下奄覆四方而有之其斤斤然明察無所不

至言照臨四方也今祀武王之時鍾鼓嗶嗶

然和磬筦將將然集而神之降福穰穰然衆

簡簡然大言樂作而神福之也祭祀之威儀

反反然重謹之祭終飲福醉飽福祿反復未

艾言禮行而神福之也蘇氏曰凡今所以能

以受多福者皆武笈以鍾鼓磬筦為武王

祭廟作樂今不從陳氏以為祀武王其說為

長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

篇周公所自作與時邁同也。李氏曰非其餘

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惟此二詩
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也古之祭
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

味經堂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

思文后稷朱氏曰思語辭也文文德也。思解見思齊克配彼天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

矣立我烝民疏曰存立我天莫匪爾極傳曰極矣

曹氏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而已

牟箋曰貽遺也遺音位。釋文曰牟字書作麤或作夔。疏曰趙岐云麤大麥也廣雅云麤

小帝命率育蘇氏曰率育徧養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

夏朱氏曰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陳氏曰時夏中國也。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推美后稷乃以陳

常于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上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故僻邪侈無不為已

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於追崇之過

此詩發明之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

能配於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中

而阻飢則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

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

皆是后稷之中也后稷遺我民以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無此疆界之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於中國也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徧覆為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慊矣。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非后稷以已之中予之而曰莫匪爾極何也后稷之心與斯民之心同此一

中非二物也斯民既全其中則斯民與后稷同此心亦同此理更無差別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

思文一章八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二

詩緝卷之三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

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傳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疏曰嗟而又不嗟重歎以呼之將勅而嗟歎非訓為勅也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今日諸侯之臣莫非王臣

敬爾在公朱氏曰在公九王釐爾成蘇氏曰賜

來咨來茹音孺箋曰咨嗟嗟保介箋曰保介車

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者二人間君

曰措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

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一人而已今言保介

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勅御人偏勅車右者

以御人本主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勅明其衛君

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朱氏曰保介

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補

傳曰命臣工以民事維莫之春莫音暮。朱氏曰

辰之月保介以民事維莫之春莫音暮。朱氏曰

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

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祀宜在建卯之月亦又何

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也

求曹氏曰言不可捨如何新畬音餘。釋地曰

三歲曰畬。釋曰畬和柔之意也。朱

氏曰今既莫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於皇來

車於音烏。箋曰皇美將受厥明朱氏曰來車

受上帝之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迄欣之入。錢

傳曰康樂也。今命我眾人莫非王人。錢氏

曰孟子云樂歲庶民也序乃錢鎛音耻錢鎛音剪博。傳曰

庶民也序乃錢鎛音耻錢鎛音剪博。傳曰

韻音挑鐸音耨乃豆反。疏曰說文云錢銚古

田器世本云垂作銚朱仲子注云銚刈也刈物

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鎛一銚然

後成農釋文云鎛鋤類也世本云垂作耨李

云鋤也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奄觀銚

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奄觀銚

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奄觀銚

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奄觀銚

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奄觀銚

艾

奄如字鄭音淹銚艾音室又。傳曰銚穫也。說文曰銚穫禾短鎌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不直戒其身而戒其臣之共事者以警切之爾諸侯歸其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者諸侯之羣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以王事戒之保戒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藉者也故以民事戒之先嗟歎而戒臣工曰爾臣工與聞國家之政事爾其敬哉歟王賜爾侯國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來咨

謀茹度於王朝勿自專以亂章改度也此以尊王之義告之也又嗟歎而戒保介與聞耕籍今助春祠而還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爾國之新田畬田今如何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欲其土地闢田野治也於乎美哉來牟二麥夏初即熟今已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秋稼之占也天意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爾歸其國命我衆農夫各

具鈇鋤之器以治其田奄忽之間已觀其用
短鎌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音伊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曰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

春郊夏雩上帝夏則龍見雩是也與音餘。疏

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谷之明文但雩

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

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九祀啓蟄

而郊龍見而雩郊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

而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

傳云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而郊為祈穀之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

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

噫嘻成王王氏曰噫嘻歎辭。曹氏曰所謂吁

既昭假爾假音格。朱氏曰昭格率時農夫箋

時是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李氏曰百穀

也駿發爾私駿音峻。箋曰駿疾也發伐也。

云一耦之伐伐法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報

詩經卷之三

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
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
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
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亦
服爾耕箋曰服事也十千維耦箋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
本以二人並耕為耦今乃萬人畢出而耕也

農事為王道之本故嗟嘆而言之我周家以
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格于上帝矣今
我不敢廢墜前功將率是農夫以播其百穀
令疾發其私田終竟一部方三十里之地服
爾耕事萬夫同時而耕吾民盡力於田事如

此天其念之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
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
民祈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疏曰

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殷之後於宋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
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
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
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
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曹氏曰必存
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

詩經卷之三

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主於一姓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兢兢然務脩其德耳

振鷺于飛傳曰振振羣飛貌。錢氏曰振自于

彼西雝傳曰雝澤也。箋曰西雝之澤。王氏

辟雖在西郊我客戾止傳曰客二王之後。疏

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

客皐陶謨云虞實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

也。李氏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亦有斯容箋

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德來助祭於周之廟

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蓋威儀之善如

驚然。曹氏曰鷺之為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

閑其警則脩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在彼無惡鳥路反

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在彼無惡音亦在

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無數箋曰在

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曹氏曰

周人惜其將去也。黃氏曰周公居東東方之

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箋曰永興也振振然羣飛之鷺集於西郊辟雝之澤

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於周為客皆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也此杞宋之君在此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

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

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朱氏曰陳氏云

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曹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與以永終譽其戒之之意一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李氏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謂烝嘗者以詩言烝畀祖妣也然載芟祈社稷亦曰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為祭上帝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

曹氏曰秋季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傳曰豐大也稌稻也。箋曰豐年人有年也。稌稻解。

見唐鴛羽。李氏曰天官食醫云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稌也王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謂豐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亦有不熟。音稌。什文。傳曰廩所以藏齊盛之。疏曰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此言藏穗即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萬億。

及秭音姊。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多為酒為

醴音禮。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

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

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齊音劑

音七。箋曰烝進也界予也。詩記曰周以后

稷為祖以姜嫄為妣然祭祀則無所不在也故

總以祖以洽百禮解見賓降福孔皆傳曰皆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黍

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有高大之倉廩

其中穀數之多有萬與億及秭也有此黍稷

以之為酒又以之為五齊之醴齊進於先祖

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百物

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豐年故有

此是上帝之降福無所不徧也敢忘報乎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音古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曰合者大合諸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

廟奏之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告於太

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

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

以為始作大武之樂。曹氏曰周人祖

文王而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有瞽有瞽傳曰瞽樂官也。箋曰瞽矇也以為

樂官者目無所見於聲音審也周禮

有瞽有瞽

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在周之庭

疏曰皆眡瞭

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若瞽反。疏曰春官小師注

鞀如鼓而小持其

樂傳曰鞀鞀鼓也祝木控也

鞀如鼓而小持其

樂傳曰鞀鞀鼓也祝木控也

鞀如鼓而小持其

樂傳曰鞀鞀鼓也祝木控也

鞀如鼓而小持其

樂傳曰鞀鞀鼓也祝木控也

鞀如鼓而小持其

樂傳曰鞀鞀鼓也祝木控也

鞀如鼓而小持其

樂傳曰鞀鞀鼓也祝木控也

鞀如鼓而小持其

庭設業設虞

音巨。疏曰皆眡瞭

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崇牙解見靈臺維樅

崇牙樹羽

音巨

疏曰

置羽者

置之於

崇牙

解見

靈臺

維樅

疏曰

置羽者

置之於

崇牙

解見

靈臺

維樅

疏曰

置羽者

置之於

崇牙

之廟庭矣乃使眡瞭為之設其垂鍾鼓之具
 其以板加於柎上者業也其植者虞也其業
 之上齒刻為崇牙也其柎虞之上角有置羽
 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
 之虞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搖之者鞀鼓也又
 有石磬也有起樂之祝也有止樂之圉也設
 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
 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喤喤然和
 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

降而聽之於時我客至止永觀我樂闋之成
 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為盛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箋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

廟。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大官魚人春獻王鮪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比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

猗與漆沮

音醫余七趨。那傳曰猗嘆辭。今曰與辭也。箋云猗與嘆美之辭猶

言美哉也。傳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疏曰

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

宜遠於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

不遠故繫而言之。漆沮有考見縣正解。潛

有多魚王氏曰潛言取之深也。李氏曰王氏

以為潛藏之潛故言取之深也。解頤

新語曰魚喜潛。今考傳云潛參也什文云魚

之所息謂之楷楷參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

止息因而取之也今不有鱣有鮪鱣音旃鮪音

從參素感反楷疏蔭反偃里。箋曰鱣白鱣也

並見鮪鮪鯉音條嘗偃里。箋曰鮪白鮪也

頤人音條嘗偃里。箋曰鮪形狹而長若

條然魚性浮似鱣而白音條嘗偃里。箋曰鮪形狹而長若

歎美此漆沮岐周之二水於其深潛之處有

此多魚有鱣有鮪有似鮪之魚有鱣揚

有似鮪之魚有三十六鱗之鯉我取之以獻

享以祭祀而神明饗之助以大福也言魚以

見萬物衆多猶魚麗也魚麗當文武之時頌

聲未作故云可以告神而已潛則告神之樂

歌也

潛一章六句

雖禘大祖也

禘音第大音泰。箋曰禘大祭也

氏以為大於四時其說固是以為小於禘李氏曰鄭

禘之祭則大於禘天子之祭有禘有禘有禘有四時

之祭諸侯之祭則有禘有禘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於太廟大事者必四時之祭也於太廟不言禘而謂之大事四時之祭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斥其名以見其僭也觀此則禘大於禘可知矣。劉氏曰先王重宗廟之享為踈數之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厚矣以為未也於是有三年之禘祭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祭之所及可謂遠矣。陳氏曰周之太祖則后稷也無廟故禘於太祖之廟又遷群廟之主以配之若禘則既遷之主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焉禘禘之義如斯而已。朱氏曰祭法周人禘於太祖即后稷也禘魯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

箋曰雝雝和也

至止肅肅

箋曰肅肅敬也

相維辟公

相去聲辟音璧。傳曰相助也。薛公解見烈文。

天子穆穆

穆穆解見文王。王

敬和也

於薦黃牡

於鄭如字王音烏。箋曰薦進也。傳曰廣大也。

王曰廣牡碩

相予肆祀

肆陳也。假哉皇考

字毛音暇。

文武維后

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也。箋曰皇考斤文王也。

也。哲知也。

文

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也。其臣宣哲其君文

燕及皇天

傳曰燕安也。朱氏曰安人以及於天

克昌厥後

箋曰

昌大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曰周人所謂以諱事神者如稱

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
名故也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
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
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
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
名也皆未嘗諱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
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
吾皆未嘗諱
為之諱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烈
考 傳曰烈考武王也。疏曰 亦右文母 傳曰文
洛誥云烈考武王弘朕恭 母大妣

有從彼國而來雖雖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
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

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牲之時其辟
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
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
大哉皇考文王綏安於孝子以已成之業其
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
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秀眉
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
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妣故
也。古註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

從之王氏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詩記
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
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
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
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
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明稱文王也洛
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
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
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為烈祖文王

當穆故武王當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
此詩後稱烈考為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
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
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之去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傳曰載始也。補傳曰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箋曰君王謂成王

也曰求厥章宋氏曰章法度也。補傳曰諸侯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

龍旂陽陽龍旂解見出車。曹氏曰陽陽和鈴色之鮮明也。今日我朱孔陽

央央於良反徐音英。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疏曰和亦鈴也釋文云有鈴曰旂郭

璞云懸鈴於竿頭央央然有音聲。曹氏曰臧哀伯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鑿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若

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錫音揚馬面當盧

有鶴儵音條鶴音鏘。儵革解休有烈光朱氏曰休見蓼蕭。箋曰鶴金飾貌

美也。李氏曰烈大也率見昭考昭如字。訪落箋曰昭明也。朱氏曰廟制太

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

考也。今考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古註昭音韶朱氏中庸章句如字以孝以享

傳曰享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李氏曰與思皇

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烈文辟公解見烈綏以多福俾緝

熙于純嘏箋曰純大也

諸侯始見成王以其初即政欲求法度以歸

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鮮明

其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

轡首鶴然以金為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見

成王得萬國之驩心為國之光華故休美而

有大光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

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以助我受福而得秀

眉之壽長保享之美哉多福如此皆爾有功

有德之諸侯以時助祭而致之是安我以多福使之緝績熙廣于大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見賢之去。曹氏曰微子啓紂之諸兄封於微

而爵為子微蓋商畿內國名。疏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有客有客疏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

左傳云宋先代亦白其馬李氏曰商人尚白故

之後於周為客亦白其馬微子來朝而乘白馬

檀弓云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

之則微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云殷士膚敏

稷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則是殷人助祭

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

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元

服其冠乘其馬也翰平去二音

有妻有且音萋

妻且音取。傳敦琢其旅敦音堆徐又音彫琢

曰萋且敬慎兒。傳敦琢其旅音卓。曹氏曰旅微

子之卿也。有客宿宿傳曰宿一有客信信傳曰再言

-5 255 65 915" data-label="Text">

大夫也。授之絜音執。傳曰絜絆也。紼其馬而留以絜其馬

薄言追之箋曰追送也。疏曰餞送之

左右綏之箋曰左右

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疏既有淫威補傳曰

曰與之驩無以安樂其心。疏既有淫威補傳曰

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降福孔夷傳曰夷易

罰使淫人懼焉善人勸焉降福孔夷也易音異

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

滅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

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

滅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

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

滅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

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

滅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

-5 255 65 915" data-label="Text">

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微子殷代之後於周為客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仍殷之舊乘其所尚白色之馬見不純臣之也又威儀萋萋且且然敬謹者乃其隨行之眾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眾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微子宿而又宿信而又信樂其留之久也授之繫絆以繫其馬懼其去之速也蓋至於行有日矣又餞送之左右之臣相與飲酒以安樂之殷勤無已也昔紂武庚為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於公也。今考棫樸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箋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與毛異義追敦同音則此敦琢毛亦分金玉矣以敦琢併為治玉自是箋義非傳意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疏曰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

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以武王用武除

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朱氏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

於皇武王於音烏。蘇氏曰皇大也。無競維烈傳曰烈業也。允文

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錢氏曰嗣武繼之以武。勝殷遏

劉箋曰遏止也。傳曰劉殺也。耆定爾功耆毛音指鄭音其傳曰耆致也。

箋曰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初功。

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名大武此武頌大

武之樂章發明武王之功言於平大哉武王

有莫彊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其

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

未能盡達於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

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

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

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

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於文王

之德為奏象舞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武二章七句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grid.



